



無限可能：善與惡的脆弱性

• 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生米煮成熟飯與反事實思考

許多人常說：「世事沒有如果。」其含意是：一旦事情發生，就成為既定事實，不容假設或推測。正如香港俗語所說：「生米已經煮成熟飯。」又好像是中國諺有云：「覆水難收。」。然而，「世事沒有如果」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，其實，我們可以——甚至應該——去思考「如果這事情發生，那麼會怎樣」。在模態邏輯（Modal logic）中，虛擬條件句（subjunctive conditional）是一種合法的推理方式，例如「如果我有讀書，那麼我會考試合格。」這並不是虛無飄渺的學術問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這種思維進路其實是反省和完善自己的元素。事實上我沒有讀書，結果我考試不合格；於是乎我會提出以上的虛擬條件句，從而提醒自己下一次考試之前我應該讀書。然而，如果我抱着「世事沒有如果」這種態度，我便永遠不會檢討自己考試失敗的原因。

在基礎與理論物理學中，當實驗無法實際進行時，像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，便透過「思想實驗」（Thought experiment）建構出突破性理論。他曾經幻想若果自己能夠以光速飛行，那麼他會見到什麼？這是後來特殊相對論的基石。在統計學和數據科學裡面，量化研究者運用「反事實」（Counterfactual）方法來評估假設模型，透過比較「實際發生的結果」與「在其他情境下可能發生的結果」來獲得洞見。即使在人文學科中，歷史學家有時也會研究另類歷史，藉此分辨哪些事件是必然的，哪些則是偶然的，例如歷史學家亞當·喬特納（Adam Jortner）曾經大膽地問道：如果在美國南北戰爭中，南方將軍羅伯李（Robert Lee）贏得了葛底斯堡戰役（the Battle of Gettysburg），那麼美國歷史會發生什麼變化呢？透過思考「如果」，我們方能超越現狀，開啟更廣闊的視野、創新的想法。

《無限可能：如果》：正邪顛倒

漫威影集《無限可能：如果》（What If...?）正是對這種思考的具體演繹。在漫威電影宇宙（MCU）的主線中，角色通常是黑白分明、正邪不兩立：「鋼鐵俠」東尼·史塔克、「美國隊長」史蒂夫·羅傑斯、「綠巨人」浩克、「黑寡婦」娜塔莎·羅曼諾夫代表正義，而「滅霸」薩諾斯、海拉、齊爾蒙格則被描繪成反派。然而《無限可能：如果》故意打破這種清晰界線。



3. What If... The World Lost Its Mightiest Heroes?

Nick Fury struggles to launch The Avengers when candidates are targeted by a serial killer.

(35m)



4. What If... Doctor Strange Lost His Heart Instead of His Hands?

A grief-stricken Doctor Strange uses the Eye of Agamotto in a dangerous effort to change the past.

(38m)

在第一季第三集中，弗瑞（Nick Fury）開始徵召鋼鐵俠、雷神、浩克……等人加入復仇者聯盟，但他們卻神秘地逐個被殺，觀眾會以為兇手應該是滅霸或者洛克等奸人，最後揭曉卻令人驚訝，元兇竟是初代蟻人漢克·皮姆（Hank Pym）！在這個平衡時間線中，皮姆的女兒戴恩（Hope van Dyne）是神盾局的特工，她在某次任務中犧牲了，皮姆認為是神盾局害死他的女兒，在悲痛欲絕下，他決定要摧毀整個復仇者聯盟計劃。這豈不是現實的寫照嗎？悲痛和仇恨可以完全掩蓋了理性與良知，可以合理化殘殺無辜者的暴行。

在第一季第四集，奇異博士為了拯救在車禍中細細的摯愛克莉絲汀，便不斷使用魔法逆轉時間，但每一次克莉絲汀仍然以不同的形式離世，奇異博士不願意接受現實，為了戰勝死亡，為了增強自己的法力，他吸取了其他力量強大生物的能量，試圖令愛人復活，因為要遷就一個人的歷史改寫，宇宙中所有東西都要受到扭曲，最終奇異博士毀滅了整個宇宙。到了第二季第九集，墮落的至尊奇異博士甚至綁架其他超級英雄，威脅整個多元宇宙。為了所愛的人而不惜犧牲一切，本來這是何等浪漫、何等高貴，然而，當愛情變成偏執的時候，便會逆轉成醜陋和瘋狂。在現實世界中，筆者親眼見過不少以熱戀開始、以悲劇收場的關係。

相反地，影集也為一些反派提供救贖：在第二季第七集，海拉因為與她的父親九界王奧頓作對，所以被奧頓貶下凡間，在古代中國海拉遇上了十環幫首領徐文武，這兩人都是好戰分子，他們都想借助對方增強實力，直到劇集中段，我仍然以為這兩人不會有好下場。後來奧頓來到人間，挑戰徐文武，海拉與徐文武並肩作戰，打敗了奧頓，海拉甚至成為

了九界女王。隨後，海拉和徐文武成立聯盟，但他們不再征服，而是解放受壓迫的世界，維護宇宙和平。

善與惡的脆弱界線

《無限可能：如果》直接觸及到善與惡的脆弱界線，許多哲學家與心理學家早已指出，道德並非固定不變，在壓力、恐懼或愛情的驅使下，人們往往能為自己從未想過的行為找到強烈的動機。尼采否定「善」與「惡」的僵化分類，他認為道德是由環境與權力所營塑的。他提出的「超人」（Übermensch）概念，就是超越傳統道德、創造自身價值的存在。在《無限可能：如果》中，墮落的至尊奇異博士正是如此：他扭曲宇宙的秩序，以愛為名去堅持自己的意志，結果卻導致現實瓦解。這不僅是悲劇，更凸顯了道德的情境性與脆弱性，當人企圖以自身意志支配世界時，道德標準便會動搖。

這些故事令人不安，正是因為它們顛覆了我們原本所建立的定模。一直以來都是維護正義的蟻人和奇異博士，卻在另一個世界成為威脅。這逼迫我們思考：如果連如此高尚與聰慧的人都可能墮落，那麼我們誰能倖免？相對地，當我們看到原本只知毀滅和征服的海拉、徐文武被重新想像為解放者，這提醒我們：所謂的「邪惡」也可能只是環境所致。影集在雙向顛覆中動搖了我們的道德確定性，並邀請我們思索美德與墮落的生成條件。

現實中的「無限可能：如果」

歷史本身也有令人警醒的平行案例。在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浪潮中，汪精衛企圖刺殺攝政王不遂而被捕，他曾經寫下這首撼動人心的絕命詩：「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。留得心魂在，殘軀付劫灰。青磷光不滅，夜夜照燕臺。」誰料到中日戰爭爆發之後，當年那位慷慨赴義的革命家竟然會跟日本人合作！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菲利普·貝當（Philippe Pétain）因在凡爾登戰役中英勇作戰，而被譽為民族英雄。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他卻以維琪法國元首的身分與納粹德國合作。從民族救星淪為國家罪人，他們成為現實版的「如果」。相反地，奧斯卡·辛德勒原本是納粹黨員，他是利用猶太勞工牟利的投機商人，後來卻冒著性命與財產危險，拯救了一千多名猶太人，從逐利者轉變為人道主義守護者。

結語：一念之差

在《無限可能：如果》系列裏面，一直有一位存在於五維空間的觀察者（Watcher），面對着人間的滄海桑田，這位觀察者的旁白總強調「只要一個選擇」：一個轉折點就能改變整個道德的軌跡，這句話搖搖呼應了中國宋朝文人蘇軾所說的「一念之差」。某種程度

上，這正是漫威版本的「蝴蝶效應」應用於倫理學：一個細微的決定，能夠激起漣漪，不僅改變一個人的命運，更可能改變整個世界的走向。

《無限可能：善與惡的脆弱性》

2025年9月8日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